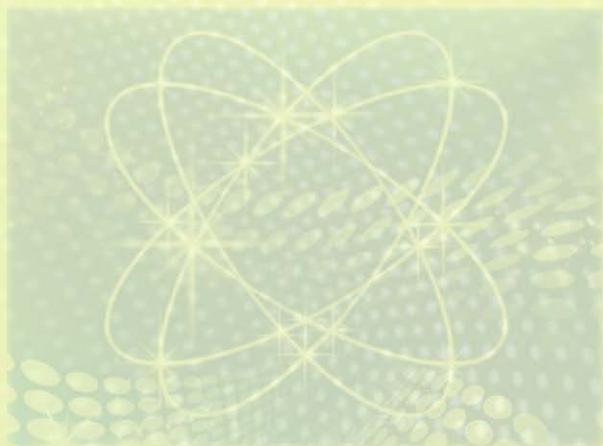


# 雨落会理

毛锡茂 著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雨落会理 / 毛锡茂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5. 11  
ISBN 978-7-220-09663-1

I. ①雨… II. ①毛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56337 号

YULUO HUILI

## 雨落会理

毛锡茂 著

责任编辑  
装帧设计  
责任校对  
责任印制

徐 英  
戴雨虹  
蓝 海  
祝 健

出版发行  
网 址  
E-mail  
新浪微博  
发行部业务电话  
防盗版举报电话  
照 排  
印 刷  
成品尺寸  
印 张  
字 数  
版 次  
印 次  
书 号  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  
<http://www.scpph.com>  
[scrmcbs@sina.com](mailto:scrmcbs@sina.com)  
@四川人民出版社  
(028) 86259624 86259453  
(028) 86259624  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 
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 
165mm×230mm  
16  
242 千  
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 
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
ISBN 978-7-220-09663-1  
32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# 序 一

在各类文学作品中，纪实文学作品无疑是自己最喜欢的一种。颂扬真善美，鞭挞假恶丑，以再现某一非常年代社会现象之冰山一角，且又忠于史实的作品，无论被视为稗官野史与否，都会给读者以引人入胜、耐人寻味的影响。只要不以偏概全，见仁见智便好。

本书作者当年尚属花季少年，便被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风潮，从天府之国成都卷入到川滇边城会理山区。与众多的同龄知青一道，历经艰难困苦的磨炼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折腾后，悟到了勤奋敬业自觉修身的重要性，践行不倦至今。

作者在工作之余，笔耕不已，几年前，写成这部《雨落会理》，待日奉献于读者。

我作为潜心他业者，不谙文学，但在读本书样稿时，对其中令人唏嘘感慨的众多人和事，却有了非卒读乃罢的感受。

王成荣

2014年6月9日

## 序 二

可堪往事烟消久，  
叵耐纷纷入夜新。  
停课举国传新策，  
莘莘学子尽知青。  
远耕会理炎凉后，  
始悟锦江母爱深。

下乡日久青春逝，  
激情满怀意何轻！  
岂无望月思乡叹风雨，  
亦有农闲读咏访啼莺。  
惊羨榴花醉舞多情迎夏至，  
飞红染遍山原绿树艳庭荫。

知青年代虽已过去，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忘记那一段历史。当年“知青”是一些人的身份，如今“知青”是一些人的历史。作为身份已不复存在，作为历史却永远也不会消失。

知青经受过艰苦的磨炼，他们当中的多数人练就了坚强的性格。即便在今天，在曾经当过知青的人身上，都能看到这种坚强的力量。

笔者无力全景式反映知青下乡对社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，只是相对清楚自己当知青的那段蹉跎岁月。

自己在会理当了七年多的知青，与许多同龄人患难与共，结下了深厚的

友谊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始终忘不了过去的知青战友和会理的父老乡亲。这就是作者重提会理、重提知青往事的初衷。

成都知青来到会理的时候，正是火红的石榴花盛开的时节。那时的我们，个个青春年少、风华正茂，会理就像母亲一样，以她博大的胸怀，张开双臂拥抱、接纳了知青。知青在会理的现实生活中逐渐成长，后来这些知青都走出了大山，他们的心上仍然带着深深的“会理烙印”。

成都知青在会理只有几年的历史，虽然，知青们的到来没有影响、改变会理人的生活，但却给传统的会理增添了一些新的文化色彩。

要了解知青，还得知道知青当年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，要明白这一切，就不得不请出那个环境中各式各样的人物来，以帮助读者认识知青角色。知青和当地人一样，多数人高尚、正直，个别人渺小、卑劣。

会理是我们这群知青的第二故乡，《雨落会理》又名《老知青》的事情基本上都发生在会理。作者用知青特殊的眼光看世界，看会理的人和事，难免受时空限制，加之靠回顾方式重提旧事，偏颇在所难免。读者大可不必过于认真地看待其中的人与事物，不愉快的过去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伤感，但谁也无法回避这一事实。

如今“知青”都不算很年轻，个别不幸者已经长眠在异乡土地下，很长时间，重提他们也是对曾经战友的一种怀念；重提那段往事，也可能帮助人们还原历史的真相，明白那个时代的知青何以如此天真？

书中人物普通、内容琐碎，作为纪实文学也可以进一步提炼，但不得不考虑到这是回忆录性质的作品，所以，书稿的真实性跟可读性很容易成为一对矛盾，留下原始的东西，可能也留下了啰嗦的痕迹。这一点还是要请读者包涵、谅解。

不提倡对号入座，倘若书中人物真还与谁相像，望理解、包容，作者不胜感激。

作者

2015年1月

## 会理简介

会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地处金沙江以北，西昌以南地域，有着两千多年历史。古代的会理是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入滇要津。会理县城就建在大山之间的平坝地带。会理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。会理地域宽广，海拔一般在 1700 米以上。面积 4500 余平方公里，人口 44 余万。这里阳光明媚、街道整洁、商市繁荣、民风淳朴。祖祖辈辈的会理人，都为能够在会理这样的福地生活而心满意足。会理人用勤劳与智慧创造了世界，也创造了会理文明。会理叫船城，又被誉为榴花城。

会理风光自在闲，炊烟农舍话丰年。  
妇姑嬉戏斜阳里，户户榴花恋故垣。



美丽的会理，阳光明媚而温和，会川河湍急地流，庄稼疯着地长。城内街道整洁，从钟鼓楼向北打望，人流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会理城关东门外一家茶铺，坐北朝南，有两个开间的门面，内深数米，房后是一片绿地，种有兰草、栀子花、石榴树。午后能避阳光。到后院喝茶，观景赏花，别有一番天地。喜去这里喝茶的有一老者，中等个子，人精瘦，六十开外，须发稍白，常穿深色旧中山装，大家都叫他童老师。他生就一张铁嘴，能说会道，要么天南海北地对众人聊着什么，要么就是看些随身带来的书报。他周围也聚了不少茶友，都愿意与他坐得很近在一起喝茶，听一些趣闻。

他曾在会理一所中学教过书，专教语文，对方言俚语很有研究，说话刻意保留了许多乡音，用特殊方式发音，听起来就感到亲切。

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他那一口乡音，茶友们听他用会理土语讲年轻时家里的境况，反复讲，有的人已经熟记了。他常说的故事大意是那时他家里很穷，欠了别人的钱的一段往事：

“那天早上，刚下罩子（起雾）一哈哈儿（一会儿），热头（太阳）就出来了，好快当，我甩（吃）了一碗稀豆粉（稀豆糊），拿手拂儿（手巾）擦干净了嘴，就客（去）了北街的一条小巷子，我是该（欠）了人家小腊宝的钱，我不客（去）又说我是白火石（不诚实），这些事我认得（知道），不还钱是扯混（做梦）。我客（去）了小腊宝家门前，见门上了锁，心想，他在哪点（哪里），见隔壁人家在弄火（生火），那人姓郎（什么），我不认得，只觉得人面熟，就客（去）向火（烤火），我问那家人：‘小腊宝到哪点去了？’那家人说：‘好久不见他了。’‘这才日弄（玩弄）我，那家人也哪蚌（不讲卫生），手上有冰口（裂口），茶卤（茶壶）都是黑的。’我只得走了。后来见到小腊宝，他开腔就无好语言，我说：‘该你的钱，你就该歪（不得了）？’没有说几句话就吵起来了，他说：‘你诈筋（啰唆）。’我说：‘拿喂

（感谢）你了，我该了你的钱，今天没有带钱，改天给你。’‘不行！今天必须还！’‘你还不还？’说着就抓我的衣领。‘好多钱嘛！几十元钱，我答应等我家大（爸）取了钱，就给你。’‘你诓（哄）我。’他肘起（举起）手就给我一踏耳（打嘴巴），我上父（告饶）他，他又仓（骂）我，说：‘你撑（耍赖）得很。’”

童老师这段方言故事，让茶友们知道了一些会理人的语言习惯。

这天，他兴致来了，又开始摆起会理县的重要史实：他说道：“一九三五年，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，驻扎会理，召开了著名的会理会议。红军还在会理通安、彰冠、南阁一带地区发动群众，组织起赤卫队、贫农团。”

童老师完全是“会理通”，会理的啥子事他都晓得，有人问道：“会理县的特点是什么？”他看了那人一眼，知道他是外地人，也算对他有几分尊重，说道：“会理是西昌最南端的县之一，历史悠久，有两千多年历史。会理与云南是隔金沙江为界，会理的气候、生活习惯都受云南影响，会理人的服装、口音更像昆明人。”那人说：“童老师，你就像昆明人。”“我们这些人，哪点像？”他说道。

“会理通”还说：“会理民风古朴，物产丰富，就是交通不便，从北进会理是唯一的一条与西昌、成都相连的大路，却全是盘旋的山道，弯弯绕绕的有多险。”他这么一说，听他聊天的人都信服了。有人插话说：“会理要发展，只有先改变北上西昌的交通，另外寻个好位置，挖隧道，修一条快捷的道路来。”“会理通”说道：“有道理。去西昌就不用再绕盘山路，会理的发展就有希望了。”他又分析了会理人的思想、心态。他还说：“我祖祖辈辈都是会理人，会理人是少有的谦虚人；听说，不久成都知青就要来会理了，到时候我们这儿热闹了……”

## 二

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，成都的春天，大街上的梧桐树刚披上新绿，居委会就有人上门来动员我下乡当知青。这天，来人叫我去雨桥街道办事处听金

嫚丽金干事作下乡动员报告，叫我去开会的人还一再强调说：“会议很重要，每一个青年都必须去。”

我去的时候，办事处院子里已经坐满了青年男女，在等待着开会。难得的相聚，使大家感到兴奋，不少人高声喧哗、议论着。

院落里的几棵桃树正开着红花，春日的阳光懒懒地照在花树上，从枝叶透出的红莹莹光亮，斑斑驳驳地洒落在青年们的身上，洒落在一张张表情各异的脸上。

金干事从办公室里出来，径直朝靠墙的石台子走去，亮相前，她在墙后轻咳了几声，就像女演员出马门前先清嗓一样，声音传出，院子里的嘈杂声渐渐变小。

金干事二十多岁，个子高、人靓丽，穿着白色尖领衬衣，外套一件薄薄的粉色羊毛衫；在铺着白布的桌旁一站，台下立刻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了，她的出场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。

她讲起话来声调不断变化，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她作报告。她讲到最后提高声音说道：“同学们，国民经济发展恢复还有一个过程，眼前的路已经很清楚，我们既不能升学，又找不到工作，留在城里干什么？总不能成天守在父母身边，碌碌无为地生活。不要再犹豫了，孙传琪、巫方安下乡到大凉山，都做出了成绩。下乡是最好的选择。拿出我们的热情，投身到火热的农村中去吧！”她看了看台下的青年继续说：“当知青不是想去就去。去，还要经过组织同意，不合条件的，坚决不批准！去的同学，都应该是优秀青年！”说完，她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

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。许多人听了金干事的讲话，心里特别激动，他们顺着金干事讲话的思路去思考：只有下乡才是优秀青年，机会绝不能失去。紧接着大家都在会上发言，表示决心。

身材娇小的尹红站起身来，她被金干事的报告深深地打动了，脸微微发红，她说道：“我们的心儿在燃烧，我们的热血在沸腾，说走，就走！我向组织表态：我自愿下乡当知青，绝不后退！”

话音刚落，青年方亮站了起来，他穿着灰色衬衣，胸前佩着团徽，风度翩翩，望了一眼刚才发言的尹红，高声说道：“金干事的报告讲得很好，我很受启发，我也要到农村去改变那里的面貌，种粮食、栽果树、建水电站，

这是重走延安路、再踏新征程的革命事业。每个青年都应该沿着这条大道走……”他说得满脸通红，忽然忘了还想说的话，冷了一下场，人又激动，更不知说什么好。咳了两声，说：“我们大家一起唱《毕业歌》。”即打起拍子，领着大家唱：“同学们大家起来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……”

《毕业歌》跟当知青本没有什么必然联系，但谁也没有去思考，方亮人很有精神，动作又极富有感染力，跟着他唱的人不少，虽不整齐，但声音分外响亮。许多人都受到了鼓舞，相信下乡的前景光明。有的人还当场写了申请书。会场气氛热烈起来，表决心的、说闲话的，声音越来越大。一位平时靠卖蚊烟为生的青年，个子较高，嘴唇上有不少胡须，有十八岁了。在下面非但没有受到鼓舞，反而悄悄地说道：“吹牛吹上天！就像卖蚊烟；心儿又怎么会在燃烧？只有蚊烟在燃烧。哈哈！”其实，我买过他的蚊烟，驱蚊效果还不错，他叫潘竹青，都喊他潘蚊烟。他说道：“农村好不好我都要下乡，做小生意太麻烦。”说完话他望着我咧嘴笑，显然是信任我，想与我交换看法。我忙对他说道：“这些人真讨厌，我也不喜欢吹牛的人。”我心想：“队伍里有‘潘蚊烟’这样的‘蚊烟知青’，这太好了，他人实在，他都要下乡，自己还有什么路可走呢？”

我忙去找金干事问一个明白，我说：“金干事，我文化水平不高，可不可以当知青？”“你是什么文化？”她打量了我一下问道。我的脸立刻红了，感到很惭愧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小学差一点毕业。”她迟疑了片刻，说：“下乡当知青，就像参军当兵一样光荣。你可以报名。不过，要抓紧时间，不要错过机会，你的条件又不比别人好。我就不敢保证组织上会批准你。”我被金干事这一点拨，心急起来，心想：能够当知青也不错了。于是慌忙找纸笔，写了下乡申请书。

散会后，青年们三五成群，有说有笑地汇聚在成都“市美鲜”老字号餐馆，分享免费盛宴。宴请连续三天，免费是有条件的，必须本人递交了下乡申请。当然递交了申请的，都不会误了赴宴，我就是交了申请不忘赴宴的人。

餐馆里人声嚷嚷、气氛热烈，许多席桌都挤满了人，我埋怨自己散会后没有很好地把握住时间，来晚了，只得到处寻找座位，终于欣喜地发现临窗的餐桌还有一个空位子，走近前见大家都在用餐了，冷盘里凉菜还没有吃

完，热菜又不断端上桌。吴雅芳正用筷子夹住一块又肥又厚的甜烧白往小嘴里送，动作很快。她一边吃饭，一边招呼我，说：“你怎么才来呀？在‘市美鲜’吃饭，你都会迟到？”吴雅芳是初中生，身材适中，皮肤白润，长着一双杏眼。穿一件水红金边衣，她跟一个叫毕正里的青年正摆谈得火热，她喊他“毕胖娃”，说得高兴时，两人还爽爽地笑。毕正里只有十六七岁，读过两年初中，体质强健，声音洪亮，穿着瓦灰色、三个兜的卡其布青年装。吴雅芳吃得很开心，见我个子小，主动帮我夹菜，使我心存感谢。

相邻一桌的几个青年，年纪要大两三岁，多是十八九岁，一边就餐，一边摆谈起知青队伍的情况，他们都是高中生，相互认识。

林强个子不高，五官端正，有十八岁，身着驼绒短大衣。他们对他们说道：“知青队伍形形色色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，无论失学、失业的年轻人，都叫知识青年，这样的现实既然无法改变，就得坦然面对。”

吉向江胖脸始终带着笑容，眼睛不大，说话时嘴里有一颗牙亮亮的，像是镶金牙，他说道：“上面指定高中生当组长，是组织上的信任，带好队伍，责无旁贷啊！”他望了一眼林强继续说道：“有的人是单纯的学生派，有的人是早已被社会染缸涂上了色彩。这次不管是铁是钢，统统地送进革命大熔炉，重新回炉，百炼才成钢啊！”

方亮在场，他看了看周围，低声地说道：“知青的家庭出身，也不尽相同，有工人、贫下中农、小商，而不少是旧军官、地主、资本家、右派，家庭成分不好的占了很大的比例。”他神秘地笑了一下继续说道：“这是有关方面统计的最新数据。反正咱们是工农出身。”说完脸上现出自豪感。

林强面无悦色，不答话，夹起一截泡海椒，很有滋味地咀嚼着那股辣味，心里想着什么。

郑涵，穿浅色服装，正品味着银耳汤，听到方亮的话，觉得有些刺耳，抬起头，深长眼睫毛闪忽了一下，明亮的眼睛看了看对方，依然含蓄地露出了一点笑容，说道：“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，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！”说完又往嘴里送汤。

方亮也向郑涵礼貌地微笑了一下，他知道自己刚才的讲话，已被郑涵“对号入座”了，感到心里多少有些歉意，忙改变话题说道：“在座的各位文化、修养、性情都很好；我是说知青队伍太庞杂，每个人的习惯、处事方法

各不相同，但又要把这些不同类型的人，放在一起，朝夕相处、共同生活，实在是违背情理，相处太难。”

吉向江对方亮的话早已不满，只是不屑回应。他无意中举目环顾时，见郑涵正在看自己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忙放下嘴里的卤猪脚，用手背擦了擦嘴角上的卤油，应酬地说道：“当知青也难啊！这要考验我们的意志了。”

吃完饭，林强从容地步出餐厅，正好他发现我从另一道侧门出来，我喜形于色，四处张望。林强上前问起我的姓名和年纪，可能他感到我太不像“队伍”中的人了，当时我年纪偏小，吃饭又不斯文，但林强对我还很亲切。问这问那。他是成都名牌中学高中重点班的班长，高考成绩上录取线，却因右派家庭成分被挡在了高校门外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老想着聚餐时的那些佳肴：麻辣鸡块、糖醋鲤鱼……每道菜的色香味，居然记得那么清楚，难以忘怀，这只能怪我贪馋，而不用怪那年月供应制的反作用。

### 三

这天清晨。下乡的时刻到了。我已穿好蓝色新衣裤，胸前还戴上了街道办事处发的大红花。我对着家里的那面镜子上下打量，心想，要是穿黄衣裳就像参军的新兵。但个子实在太矮，不超过一米五，什么都不像。母亲把她身上仅有的一点钱递到我手里，我推让不过，感动地把钱放进胸前的口袋里。母亲把被盖卷挎上我的双肩。望着我一再叮嘱要小心，到了农村就写信回家。母亲继续对我说着事情，一边说，一边掉眼泪。我猛然感到揪心地难过，那时母亲近五十岁，清瘦的脸庞带着一副近视眼镜。透过镜片能看清她目光里的惶惑不安。

我开始后悔，悔也无用。申请书写了，免费餐也吃了，户口也下了，赖账是行不通的，不走也得走！我毅然坚强地向母亲鞠了一躬，转身走了。耳边又传来母亲的哭泣声。那声音直揪我的心，我几次回头望我的娘，心里太难过，一把捏住自己胸前那红得耀眼的纸花，慢慢用力，直到假花瓣彻底瘪

了下去，才松开手，想起这是命运的安排，止不住唰唰地落下泪水……

我来到成都人民南路广场。早已等候在路边的二十多辆解放牌汽车排成了长龙。到处是彩旗、横幅标语。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充满激情的歌曲：“打起背包走天下，哪里需要我，哪里就是我的家；安宁河水暖洋洋，高山峡谷好风光……”气氛热烈、场面壮观。

我找到了我要坐的那辆 17 号车，爬上去才知道，车上先上来的人个个面熟，全是在“市美鲜”吃过免费餐的那些人，都是一色新衣裳，胸前佩有大红花，好像心情都变得很凝重，就像战士即将远征时的神情。

还有人往车厢里爬，最后上来的是游庆军，他穿着大翻领的衣裳，额上披着一点刘海，眼睛明亮、鼻梁挺括，他长得俊美，一上车就把吴雅芳吸引住了。她靓妆打扮，额上也有刘海，她帮他拿行李，两人坐在了一起。车厢里有人吹口琴，依稀能听出歌词：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……”吹口琴的青年是一位业余裁缝，中等个子，留着分头发型，穿自己剪裁的中式对门襟服装，戴着团徽。柳浩森在一旁喊道：“钟喜民……”却未见他应答，又改口喊道：“喜哥。”他这才放下口琴，笑脸问道：“喊啥子？”“船儿划不拢西昌，你还是张开双臂飞翔吧！”钟喜民笑了笑收起口琴，又想起了小口袋里的东西，喊道：“划粉，我的划粉，裁缝用的划粉。”

静春帮他寻来，说：“这不是划粉？自己没有收拾。”钟喜民露出笑脸，解开口袋绳，叹息地说道：“碎了，全碎了。”

汽车里想象不到的拥挤。每辆车却要硬塞进四十个人，还要加上四十个人随身携带的背包行李。

到了九点，广播里喊：“同学们，知识青年们，再见了，祝你们一路平安！”许多人都挤向车外，向送行的人挥手，泪水湿润了一张张幼稚年轻的面孔，知青中个别年纪稍大一点的，拼命地克制自己的感情，不让泪水涌出眼眶。

尹红带着防风沙墨镜，眼镜已经遮住了半边脸，在和亲友告别时，虽然她谈笑自若，但热泪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。

忽然一个颤巍巍的大妈走来，声音有些嘶哑地喊道：“毕儿……”我认得那位大妈，她是毕正里多病的母亲，她在唯一的一个孩子离别时赶来，呼唤儿子，想再看他一眼。我忙下车帮她大声喊道：“毕正里，你的妈找

你……”毕正里听到喊声，慌忙跑过来，拉着母亲的手，轻声地埋怨着说：“我说好了，一到乡下就写信回家。你偏要送我。”他用自己的衣袖给母亲擦泪，叮嘱说：“妈妈，你千万不要挂念我，我会回来看你……要记住吃药……”他说着说着感到辛酸，扭头跑去上了车。

很快传来汽车的发动声，车队开始缓行，气氛推向高潮。许多含着泪花微笑的人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感情，失声大哭起来，父母送别子女，更难过，哭声、抽泣声连成一片。

长长的车队，带着稚气未退尽的知识青年，带着他们的梦想，渐渐加快了速度，向遥远的大凉山驰去。车跑远了，留下的是慢慢散去的烟雾和喧嚣。

车离开成都一路走走停停。有时是汽车加水、加油，有时是车队断线，重新续接成长龙。政府在沿途都组织了由学校师生、城镇居民、机关人员组成的欢迎队伍，他们挥动着花束，大多是鲜花、树枝，高喊口号：“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欢迎知青光荣下乡！”中小學生高喊：“欢迎大哥哥，欢迎大姐姐，你们是第一代新式农民！参加农业，多么光荣！”口号声、锣鼓声，震耳欲聋，一些县城还搭起了欢迎知青的临时花草牌坊。当晚大家在雅安宿了一夜。

第二天汽车就拖着我们翻山越岭。泥巴山、拖乌山、大凉山，一山高于一山，有的高达海拔 2000 多米。蜿蜒的大渡河、安宁河，波涛汹涌地流淌。这二十多辆汽车，满载着几百名知青，在山环水绕的路上爬行，将把我们带向远方。

经过三天的路程，车队到达西昌，知青们住进了凉山州民族招待所。队伍在这里休整、学习、开会，等待分配。午餐总是猪、牛、羊肉大盆大碗地盛上桌，任知青享用。一天潘蚊烟兴奋地吃着饭，指着盆子里的土豆烧肉，对大家说：“快尝尝，这是马肉。”我也是少见多怪的人，即去夹了一块送进口里，说道：“味道很好，我怎么就吃不出来是马肉？”他笑着说道：“马肉没有鲜味，留在嘴里有一股酸味道。”同桌的女生听了潘蚊烟的指点，不再动那盆里的菜。

几天后，旅途又开始了，被分配去会理的知青一行也是爬大山、进峡谷、过险桥，历经两百公里路，直奔会理而去。

会理古城，街道整洁，春日融融，梨花、桃花刚谢过，石榴花又忙着吐红了。高原山区温暖的太阳，紧紧地拥抱着会理县城，钟鼓楼琉璃瓦屋顶上，流光溢彩。穿梭往来在城关小街小巷的会理人，他们目光温和，始终带着几分悠闲自得的神情。

#### 四

会理春花川剧团大剧场里，川剧锣鼓，一声紧似一声地响起，大红天鹅绒幕布徐徐拉开。一出刀马旦的武功戏，正在上演。只见青年旦角演员扮好妆上得场来：银袍披挂、花容月貌、朱唇微启、美目顾盼，观众掌声一片。

这位女主角时而脚下生风、刀剑弄影；时而身子旋转起来，如蝶舞燕飞一般，台下响起一阵阵喝彩声。她就是名气不小的青年演员肖静舫。

肖静舫是戏剧世家出身，得父母真传，这念唱做打，一招一式都有很好的艺术功底。她身材苗条、眉目清秀、嗓音甜美。她学艺吃得苦，十八岁那年，就在会理春花川剧团走红。

这天，她在川剧团演出，台下戏迷中坐着一位新面孔，他身着银灰色中山装，身材高大，肩宽、背阔，气质、相貌不凡。他是从攀枝花到会理休假的一位工矿企业干部，叫曹涛，平时就喜欢戏剧，这天住在县委招待所，午后上街闲逛，在街上见到春花川剧团肖静舫主演剧目的海报，当即购买了前排票。晚饭后，曹涛去了剧团。

最早，肖静舫和父母都同在西昌玉桂川剧团，父亲是琴师，母亲是青衣演员。她从小就喜欢这行业。肖静舫也喜欢观察，她发现，母亲虽貌美，但她出身不好，未被团里重视，她选择的是青衣这样的角色，演出时人未出场声先去，她在马门上总要喊出一声“苦哇……”肖静舫从小就跟着父母学唱戏，十五六岁就长出一个美貌女孩儿模样。后来她到会理春花川剧团当演员。

肖静舫的扮相、戏艺让曹涛入了迷。他毕竟是青年男子，说他赏戏也好，赏人也罢，他已经是全身心地投入。第二天虽演出同样剧目，他又去看

戏，特地买了鲜花，用纸严实地包住，不露声色，待谢幕时他拆开封纸，抱起那鲜花上台向肖静舫走去。

曹涛也是多情的男子，两人在一起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，曹涛借上台献花之机，嘴里不住夸戏、夸演技、夸角色，肖静舫甜甜地微笑着致谢。

这天，曹涛又来看戏，也准备了鲜花，只是变了花色品种。剧终，曹涛忙上台去献花，肖静舫接过花束望着对方，频频点头，目光里充满了喜悦。炙热的内心世界早已传递、表达得一清二楚。曹涛顺势把一张小字条递到她手里……

第二日上午，肖静舫和曹涛相约，去西街小瀛洲公园会面。

会理县城虽不大，但文化氛围浓厚，川剧团在县上也红火，时有川戏折子戏或大幕连本戏演出。茶肆酒楼随处可见。城内欧式天主教堂金碧辉煌，中式云霄楼风铃声声。在曹涛看来，会理一切都奇，会理只是川南一县，城关一带却住着不少从成都、西昌来支援三线建设的各行各业人员，市民的文化素质也不低，所以有如此绝色的川剧旦角演员，还有城西这等幽美的环境。

公园格局不小，西依断残城墙，占地不下十亩，水榭亭台、碧水涟涟、荷藕遍生，水岸花木甚多，桃花、桂花树种，相依而立；偶见戴胜、四喜类鸟雀光顾。小瀛州内有金镜阁、浣鹤亭、藕香桥。肖静舫便选了背山望水，树丛掩映的浣鹤亭，依亭边木榻凳而坐。她手捧闲书一边阅读，一边打望曹涛。

肖静舫这才坐了不久，那旁就来了所盼之人。她放下书本招呼曹涛，两人并肩而坐。曹涛凝目，只见她着浅红色上衣，散披的乌黑发一袭地下泻，双眉似柳叶，眼睛如玉一般明亮。他心想，她不愧是演员，是有着美人坯子的名旦。曹涛从小就喜欢戏剧，也读过不少的文史书籍，自喻道，自己与肖静舫莫不是《西厢记》张生与崔莺莺的新传在此上演了。

两人互问了详细情况，又摆谈了好一阵，园子里随风飘来一阵花草香，曹涛感到十分地惬意，此时的他是景由心生，心由景造。爱情、佳丽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他恍若沉醉在仙景之中……

曹涛深情地凝视着肖静舫，眼光表达着对她的爱慕之情。肖静舫禁不住他痴痴地看自己，害羞地说：“我演了那么多情感剧，这次还真的进入角色

了。”这一说，两人的距离更近了。肖静舫又拿出笔和纸记下了今后书信往来地址。她自己很简单，信寄会理春花川剧团肖静舫收就行了。而曹涛却是攀枝花弥云山 351 信箱 42 分箱技术科曹涛收。曹涛一再嘱咐，信箱号码一位数都不能有误。作为艺人的肖静舫十分看重眼前这位在保密信箱工作的青年男子。

肖静舫身子微微靠近了他一些，轻声地说道：“曹涛，等今后有机会，我带你去西昌，那里有邛海、芦山，风光无比的优美，还可以见我的父母；今后有机会我还跟你去一趟攀枝花，看看你工作的地方，好吗？”曹涛怎么也想不到肖静舫会如此信任他，心里也涌动起了激情，他用手抚摸肖静舫的肩头，肖静舫并未推开他的手，似乎变得更温存，他毕竟是大她好几岁的成熟男人，连连说道：“好！好！我下次带你去攀枝花，弥云山美啊！木棉花开时会染红群山。”说完他越发靠近肖静舫，见她面若桃花，羞怯地埋着头，温顺得像一头小羊羔。曹涛大胆地把肖静舫搂在了怀里，深情地亲吻了一下。忽听有人走动声，两人这才起身向另一处景址金镜阁走去。

他们一坐就是半天时间，久叙仍然余兴未尽，正好这天剧团无演出任务，当下两人决定午后去附近的南阁公社榴花雨大队观赏石榴花，那里的榴花树又多，花又开得艳。其实，两人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看石榴花是虚，幽会是真，几里路也不算什么。诗情画意的榴花雨大队的风景地，正等待着这对一见钟情的恋人到来。

## 五

知青们分到了离县城不远的几个公社。一部分知青分在南阁公社。迎接我们的是叮叮当当响的马拉车。十几辆马车，一辆车坐十几个人，浩浩荡荡地驶向目的地。

那是一个晴朗的天气，山谷里的藤蔓花，黄灿灿的，充满了生机；火一样的石榴花，簇簇燃烧，红得让人心醉。南阁的海拔已达到 1700 多米，当地的山民穿着薄夹衣或羊皮背心，许多老年男女头上都裹着深色的头布。马